

*Heidegger Sixiang De
Duowei Toushi*



海德格尔思想的 多维透视

赵卫国/著



人民出版社

哲学理论创新与发展丛书

海德格尔思想的 多维透视

赵卫国/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王春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思想的多维透视/赵卫国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5789-4

I. ①海… II. ①赵… III. ①海德格尔,M.(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191 号

海德格尔思想的多维透视

HAIDEGER SIXIANG DE DUOWEI TOUSHI

赵卫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15789-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上 篇

海德格尔思想的梳理与解读

海德格尔本真概念的多重意蕴	3
人道主义的悲剧与悲剧性的人道主义	15
——理解海德格尔纳粹事件的悲剧境域	
动物之动物性与人之人性	28
——海德格尔的动物学研究及其意义	
暴力的政治及其无力	40
——解读海德格尔洞穴比喻解释中的政治意味	
海德格尔对康德存在论题的阐释及其意义	52

中 篇

海德格尔思想的拓展性研究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与李约瑟问题	65
-----------------------	----

从他人的先验构造到让他人存在	76
——结合胡塞尔、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问题谈	
主体伦理学中伦理责任人的缺失	88
——兼论海德格尔伦理学的实践特征	
海德格尔视野中现代性的时间根源	97
从马尔库塞的绝望和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看应对技术统治 之困境	108
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误置	120
海德格尔视野中的“庖丁解牛”	146
——从技艺概念之不同内涵看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比较之限度	
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58

下 篇

海德格尔现象学解构方法的具体应用

康德道德主体的有限性内涵	173
从康德技艺概念之内涵看人为与自然的矛盾与统一	187
苏格拉底“舍生取义”之处境	203
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形而上学根源和时间根源	218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的人文向度	232
——兼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是否阻碍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现代“休闲”之悖论及其克服	244
——以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理论为背景	

附 录

国外海德格尔研究翻译

西方存在论的没落	255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解读	
超越斗争与强力:海德格尔的秘密抵抗	283



上 篇

海德格尔思想的梳理与解读

海德格尔本真概念的多重意蕴

海德格尔区分了此在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和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但对于本真概念的内涵及其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作用,学界并没有过多重视,似乎其含义是自明的。其实这个概念问题颇多,而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思想来说又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提出并展示其重要性。首先,此在的非本真和本真状态的分析,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上下两部,因此要理解《存在与时间》的思路、结构及其在海德格尔整体思想中的地位,这个概念不能回避。其次,海德格尔事实上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卷入纳粹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权,对于那些试图证明其政治迷失根源于其思想或与其思想无关的人来说,本真概念都是核心。第三,海德格尔区分了本真和非本真生存。中国思想中有圣人、真人、活佛等“非俗人”,海德格尔本人也曾借助中国道家文本言说其思想,围绕本真概念所做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还是牵强的比附,仍然在于理解本真和非本真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状态”。尤为重要的是,澄清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着眼于“结论”,而是要着眼于海德格尔独特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本真概念的内涵也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才能得到丰富的展现。

一、《存在与时间》中提出本真概念的意义及其内涵

对于《存在与时间》,普遍流行着一种误解,这部书之所以成为残篇,是

由于海德格尔意识到了他自己本意是消解主体哲学,却因为思路不当而将主体哲学进一步极端化,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转向。而极端化了的主体就是本真的此在,按照这种误解,从孤独的个体——本真此在中,可以产生出他人、世界乃至世界历史,因此下半部《存在与时间》虽有些灵气,但还是钻进了死胡同。与此看法相应的观点于是就顺理成章,《存在与时间》上半部的分析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精髓,他打破了近代“现成性”的、“主客二分”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前存在论”的上手状态,超越了科学技术与物打交道的“现成在手”方式,论证了由此在之生存勾连起来的因缘关联的生存论世界,超越了作为物之总和的流俗静态世界观。人们完全无视《存在与时间》整个上半部的标题只不过是“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是对此在非本真状态的分析。忽视这种至关重要的定位,本来是此在非本真生存状态的准备性分析,因为对抗主客二分的或现成性思维方式,被错误地提升到本真的层面,而非本真这个词仅仅留给了对象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下半部“此在与时间性”对本真此在的分析,因为做了基础主义的理解,就被贬低为主体哲学的残余;由于思路不当,海德格尔走投无路了,才有了所谓后来思想的转向。

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的思路,没有理解本真概念的意义和作用。《存在与时间》作为海德格尔 1926 年完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蕴含或预示了他一生追问的内容和思路,《存在与时间》在扉页中就明确道出了该书的任务:“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是本书的意图。而其初步目标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域。”^①具体的追问计划则在该书的第八节中明确列出,海德格尔始终都没有抛弃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篇是“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占用了这部残篇的上半部,随后的第二篇叫“此在与时间性”,就是该书的下半部,这两部分顺利完成了,而再往后的第三篇“时间与存在”以及整个第二大部分“以时间性问题为指导对存在论的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构的纲要”没有在该书中完成。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工作没有进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 页。

行,海德格尔之后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和《现象学基本问题》就是在完成第三篇的工作,然后,他的大量精力就转入了对哲学史的解构工作,从内容的“量”上来看,海德格尔《全集》的绝大部分是解释或解构其他思想家的手稿。因此,如果我们综观整体的话,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存在与时间》的地位,它是整个工作的一个“路标”或准备性阶段。海德格尔引领我们领会存在之意义的主要现实途径就是解构哲学史,通过动摇其形而上学框架而使我们“切身”领会存在之遗忘,进而在解构实践中领会存在本身,而这一切要在本真的时间中完成。那么,人为什么能够身处本真时间中而成为唯一能够领会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者呢?这就首先需要—个资格论证,证明人或此在本身就是时间的动物,因为他是由时间性结构所规定的。而时间性结构本身是两方面的,我们日常沉沦于世,极端地表现为疯狂地扩张技术的生存方式,也是由时间性结构所规定的,但是本真结构的非本真变式。然而虽说是变式,毕竟和本真时间性结构同根同源,因此,要展开领会存在意义的本真视域——本真时间,就必须首先揭示此在非本真生存的时间性结构:“此在在分析之初恰恰不应该在一种确定的生存活动的差别相中来被阐释,而是要在生存活动的无差别的当下情况和大多数情况中来被发现。此在的日常状态的这种无差别相并不是无,而是这种存在者的一种积极的现象性质。”^①日常操劳的此在不是他自己而是常人,他所处的时间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共的,公共时间的无终性,使得常人无休止地追求或专注于将来的事事物物,消散于外物而失去自身,对这些事物的判断以常人意见为标准,而不是自己对真正的他人或事物本身的领会,存在之意义被遮蔽着。但即使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由此在的时间性所决定的,因此可以通过对这种积极的现象进行分析而逼显出操心结构,即此在的将来—当下一已在的三维绽出结构,只不过非本真的绽出“绽向”非本真的、被常人赋予了意义的人或物。同样还是这种绽出结构,当不指向具体事物而是绽向死的时候,此在就会因为直面“无”而被迫回到他自己赤裸裸的“有”或“存在”,他的个别性、被抛性和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1页。

无缘性突显出来,日常操劳所处的无终的非本真时间似乎“到头了”,由此,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对此在显现出来,这就是本真时间,在这样的视域中,个别的此在所面对的就是真正的他人和事物本身,其存在的意义昭然若揭。

我们可以看出,本真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至关重要。《存在与时间》中虽然透露出一些反现代性的“纳粹”情结,对于现代技术对人的异化的现实关切也非常明显,但不应过分夸大。作为成名作和代表作,毕竟担负着奠定批判现实之基础的“理论”层面的重任,本真概念非但不是主体哲学的残余,而且恰恰是对抗主体哲学的基础存在论的必要准备,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就是生存论语境中的“主体”,此在必须先从主体中抽离出来,断掉各种日常因缘和社会关系,成为个别性的、在非本真眼光看来“无意义”的自己,才能彰显本真的时间,进而领会本真存在之意义,因此,本真环节是《存在与时间》乃至其整体思路的必经阶段。海德格尔思想的革命性如果仅仅被定位为反对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那么就被严重低估了,因为上半部《存在与时间》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初级任务,但如果意在解构主体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甚至哲学本身,解构一种理论性建构的生存方式——现代技术的疯狂摆置活动只是其极端表现形式,首先就要从芸芸主体中逼出本真的独立人格,彰显本真的时间,为进入解构哲学史的本真境域做好准备。从这一点看,海德格尔思想的革命性恰恰从论证本真状态才刚刚开始,本真此在首先是断了因缘的本真个体。但与此同时,切不可忽视非本真状态的分析对于揭示时间性三维绽出结构——尽管是变式的重要作用,它本身又是本真分析的准备性阶段,这种浪推浪式的现象学揭示方法,典型地体现在《存在与时间》中。

二、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所折射的 本真概念的历史性含义

如果说在作为宣言和纲领的《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概念更多地担当着

建构基础存在论、逼显本真时间的“学理”重任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卷入纳粹事件的事实,就迫使我们从纯学理中退出来,从现实事件中洞察海德格尔的现实关切。《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此在主要是指从常人、从“我们”中抽离出来的、断了因缘的、卓尔不群的“我”自己,而这个个体性概念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突然转化成了“人民”、“国家”、“德意志民族”等集体词汇。对于海德格尔纳粹事件的争论,不管是认为其政治迷失基于他的思想的学者,还是反对从其思想解读其政治行为的学者,双方都围绕“历史性”、“决断”、“民族之天命”等概念展开论证,而这些概念仍然以“本真性”为基础,可见,理解海德格尔的这段历史行为,可以进一步丰富本真概念的内涵。萨弗兰斯基在《海德格尔传》中说道:“《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个人对自己自由的自身关切视为生存理想,但海德格尔并不想让人们将其理解为‘个人个体主义’。所以他十分强调共同体和民族中生存理想的‘现实’人生此在的力量。……他被抛在一个民族中,降生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个人的人生此在与‘共同体与民族的活动进程’之间的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被海德格尔称为天命(Geschick)。”^①这段话的核心,就是此在被“放大”成集体并被“投入”历史,换句话说,此在不是仅仅能够领会存在的无力的本真能在,而且具有卓越的现实创造性,拥有尼采的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那里,甚至不幸地发展为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暴力。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有的,只是在海德格尔 30 年代的政治活动中更加强化或极端化了的现实关切。《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常人或非本真的此在,指的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而被摆置、异化了的、千人一面的现代人,他后来对广义现代技术之本质——摆置的思考,更是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揭示得淋漓尽致。现代技术的这种控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无法通过局部革命而克服,只能寄希望于一种“绝对拒绝”,

①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西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83 页。

即全盘否定,但他承认,仅从理论上,这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治形式”。看来,本真此在对抗现代性不能单凭个人力量或只停留在理想,而是要投入历史而现实的“决断”,尼采“积极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决断的方向。利用暴力手段摧毁资产阶级的钻营算计的商业体系、软弱无力的民主政治、纸醉金迷的低俗生活以及虚伪矫情的人道主义,一句话,砸烂现代性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在德国源远流长,当时持这种思想的人被称为“保守的革命派”,斯宾格勒、布鲁克、施密特、荣格尔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激进主义者都以被有意曲解了的尼采为精神领袖。“保守”指思想上敌视现代性,的确,“理解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的历史决定性的一把钥匙,是德国士绅阶层顽固的反现代主义倾向”。^① 但海德格尔本真意义上的“决断”就一定指向纳粹的极端行为吗? 如果从《存在与时间》的“学理”角度来看,本真此在作为孤独无缘的个体,恰恰是要从任何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抽离出来,否则无以成其本真性,他的“决断”是没有内容和现实指向的,只是一种本真的“我能”,不涉及具体能做什么,拥护集权主义还是民主政治都有可能,主张把海德格尔思想和行为分开的学者们大多是这样论证的。而主张其政治行为源于其思想的学者,则利用“历史性”、“天命”、“民族”等概念论证“本真的自我只有在历史的特定‘集体性’中才得以实现”。^② 虽然这些论证有的略显牵强,但从“历史性”概念着眼,无疑是真知灼见,历史性是本真性的放大和具体化。

海德格尔非常注重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在很多场合都把“单子”解释成他本人的此在概念。莱布尼茨的单子是单纯、统一的单元,“单子没有可供某物出入的窗户”,不受外界干扰,只依其欲望而自由活动,因此,数量意义上的“大小”并不重要,只要统一而自主活动的东西都可视为单子。同样,本真的此在也可以因考察的着眼点不同而随意大小,海德格尔在 1934 年夏季学期的逻辑学讲座中说:“那个自己并不是‘我’之最富代表性的规定,具

①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周宪、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6 页。

②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周宪、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81 页。

有奠基性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只有在我们中才找到自己。……在‘我们’这个层次上,也有本真本己性与非本真本己性之分。非本真本己的‘我们’是‘常人’,本真本己的真正的‘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像一个人一样维护着自己的存在。‘人民整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人’”。^①虽说本真此在无所谓个体或共同体,但要作为本真的,就必须自由地创造,要有能力改变现实和历史。但本真决断无法顾及非本真的价值层面,因为本真和非本真不是可以割裂而存在的两种“状态”,就像一片叶子,具有两面,然而世界上真实的事物没有哪个只有一面。由于本真的决断只是内容空洞的“能……”,落实到具体的决断,就只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性质,即“破”而不“立”,砸烂已有的不自由秩序,而不顾及重新建立什么。此外,本真的行动是超常规的,从非本真层面看是非理性的:“决不能让命题和‘观念’成为你们存在的规则,元首本人并且只有他,才是现在和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律”。由于本真和非本真的同构性,海德格尔的本真决断事实上支持了独裁政治。

如果我们无意过多评价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本身,而只是要借助这个事件充实本真概念的话,那么,海德格尔战前积极的“否定性”决断,即打破现代技术的疯狂统治,与战后顺从“天命”的消极态度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很清楚本真此在与历史之关系的辩证性,他对纳粹本身的态度同样是辩证的,“尤其是今天还作为纳粹主义哲学传播开来,却和这个运动(即规定地球命运是技术与近代人的汇合的运动)之内在真理与伟大性毫不相干的东西,还在‘价值’与‘整体性’之混水中摸鱼”。^②这场运动“内在的真理与伟大”,只是因为它“破”的一面,而纳粹本身所“立”的,同样是浑水摸鱼的货色。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存在与时间》中的含义外,本真的此在还应该具有现实的历史创造性,本真此在“能”自由决断,具体到海德格尔时代,就是“能”打破现代性的全面统治,他有现实的能力,可以是一个

①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西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0页。

②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8页。

实际的共同体。但由于本真和非本真的同构性,这种“否定性”的创造无法决定其非本真层面的后果,正如康德的道德命令,必须设定上帝存在来保证现实行为的道德性,由此所突显出来的,是历史性本真此在彻头彻尾的有限性。如果我们也“不考虑”价值判断的话,本真此在的能动性与其有限性的这种悲剧性冲突,恰恰是海德格尔思想最深刻的地方,本真的此在就是这样能动而自由地创造历史,但又必须被抛地承受其命运,领会世界历史之天命。“这个世界之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它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能是通过人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做到的”。^① 历史性概念充实了本真性概念的内涵。

三、从思考本真处境的方式看海德格尔 与中国思想比较之限度

借助前面所描画的本真概念之内涵,我们一方面可以分析海德格尔与中国思想比较之可能性,尤其是之间的差异或比较之限度,反过来,这种分析会再次丰富本真概念的内涵。海德格尔是和中国有缘的西方大思想家之一,据说他曾和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虽然这些文稿至今尚未被发现,但海德格尔在其著作,特别是后期著作中引用老庄文本来阐发其思想却是事实。当然,其思想本身从某些“结论”上看,确实有和中国传统思想相通之处。本真概念同样在比较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理解不当,就会把可比的方面忽视,却在不可比的方面大做文章。

比较研究不应该只抓住个别结论之互通,而首先要注意双方的生存处境、思想背景、时代关怀和独特的思路。海德格尔生活在技术时代,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正值西方传统理性遭到质疑和颠覆,他本人还有意识

^① [德]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7页。

地、矛盾地卷入了纳粹运动,在其思想中明显弥漫着当代哲学普遍存在的悲观情调。从非本真环节来说,现代性生活方式对人本身的异化,是《存在与时间》中非本真分析着力批判的主题,他后来对广义现代技术疯狂蔓延的反思,以及对人应对困境之有限性的感悟,由此带来的本质性的绝望,直接而极端地促成了他错误的政治决断,而后期超然冷漠的天命观,其悲观情调也与老庄境界迥然不同。从本真环节来看,本真概念所勾画的生存处境,必须从面向死亡的极端势态或畏的悲情中方能逼显出来,用“畏”、“死”这些含义“中性”、但本身就消极的词汇来立论,明显折射出本真处境之艰难与冷峻。本真此在的历史性天命、本真非本真的同构性,又使得本真决断必然被抛回到非本真的历史事件中,这种人所无法左右的天命,恰恰很可能带来极端的邪恶和深重的灾难。本真与非本真是一事之两面,注定了人非但不可能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圣人,由于人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者,“为万世开太平”简直就是狂妄,甚至由于内容空泛的本真决断,反而可能成为千古罪人,这就和传统儒家思想本质性地划清了界限,本真的此在绝不是圣人。由于人无法现实地独处本真状态这种根本的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和被动性又是海德格尔超越主体哲学最根本的革命,这就与道家超然洒脱、穿越生死的“真人”,至少是神仙境界的凡人或者“活佛”划清了界限,本真或非本真状态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境界”,完全不是一个话语体系中可通约的概念。虽然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要解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解构其知识论传统,甚至后期在语言、行文方面也试图有所突破,但就像人无法自己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一样,这种解构大多还是以知识型解构形式进行的。从这个角度看,本真和非本真只是解释人的完整现实生存境况的相互勾连的不同环节,德国哲学家大多采取这种知识型论证方式。比如,康德区分了感性、知性和理性环节,但实际上人并没有其中任何一种单独的能力,真实事物是各环节相互勾连建构起来的,人不可能超脱非本真状态而“诗意地栖居”,当然,即使在彻底堕落的时候也有本真环节相伴。这种以知识的方式言说的生存处境,毕竟与中国人所切身领悟的境界,或立象所尽之意有根本区别,中国天道观也讲“缘构发生”,三谛圆融,理事无